10

V
B330.2
S72

新刊憲臺攷正少微通鑑全編卷之十五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椎赫瀛
豫章陳瑶同校

唐高宗皇帝紀

帝諱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後立爲皇太子太宗崩乃登太寶在位二十四年崩壽五十六塋乾陵

帝溺愛祖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庚戌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

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集使

甲寅五年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后宮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剌王妃爲法乎故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尹氏曰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爲才人據太宗之終十有三年則武氏蓋十三年在宮中侍太宗矣當高宗爲太子入侍之時見而悅之已有無父滔烝之意若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其去楊廣僅一間耳時移地改浸浸忘之一旦忽見可欲此心勃然而生蓋其不善之念猶投種于地有待而發而終不能改也夫人之異乎禽獸者以有禮義耳衛公子頑通乎君母詩人疾之以爲鶉鵲之不若今武氏久侍太宗而高宗納之後

宮立爲昭儀未幾遂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縱使無亂唐之事亦不可見於宗廟臨于民上矣衛有鶉鵲之亂遂爲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耻子孫殲滅幾盡自古淫汙內亂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者又於是年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者則高宗上烝父妾罪曉然矣求免禍亂之作得乎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宮中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

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空李勣賫璽綬冊皇后武氏撲殺投擲而擊殺之獠音老又音瓜西南夷曰撩遂良杭州人故云撲𧝓角反潭州隋之州名治長沙縣今改爲長沙府屬湖廣道

范氏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慱矣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致堂胡氏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時舉協群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無益矣

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

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甚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丙辰顯慶元年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丁巳二年許敬宗李義府誣奏褚遂良韓瑗潛謀不軌皆坐貶

戊午三年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詔黔州安置尋殺之黔州隋之州名今州省入縣屬四川重慶府

庚申五年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甲子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戊辰總章元年李勣等擊高麗薛仁貴爲前鋒與高麗戰大破之進至鴨綠柵又破之遂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鴨綠柵即爲綠江之柵也在遼東平壤高麗所都也

己巳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縑帛壽張東漢之縣名

致堂胡氏曰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荆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李勣寢疾子弟爲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耶脩短有期豈能復就

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户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薨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撾陟瓜反言擊殺之也鞬居言反

華陽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絶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絶也而使殺之何異於夷貊豈所以爲訓乎

勣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已爲僕射親爲之煮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

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人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唐制釋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告身按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具列褒貶訓戒之辭通典曰唐明皇開元三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暠奏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請加告身兩字即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時李暠也

壬午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薨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勵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托是時勵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昭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后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隣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勵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海謂南海也盈川唐之縣名水謂潁水也唐英公李敬業起兵謀誅武后使駱賓王作檄以數其罪后遣李孝逸將兵討敬業及敬業敗賓王被誅后見其所作檄文深嘉歎賞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歲粟不稔饑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

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是歲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中宗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爲母武后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年崩壽五十五塟定陵

帝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附則天順聖皇后名曌僭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

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慘矣

甲申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正月立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豫州刺史豫州唐之州今改爲汝寧府屬河南道

仁齋劉氏曰愚按文公感興詩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雹焰燔蒼穹

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
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
二三策萬古開群蒙又按尹氏曰昔范公祖禹脩唐鑑
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通鑑則本之唐
史列武氏于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是盡用武氏之號
今朱子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者蓋中宗國之
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爲然
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繫嗣聖而黜光宅
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賊
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爾或曰呂氏制朝何不繫惠帝

之年曰惠帝既沒固無年之可紀況呂后又取他人子
名爲惠帝子而立之故但兩行分注紀呂氏之年已足
見其非正統之意固不得與中宗尚在者爲比而得以
繫嗣聖之號也愚讀朱子之詩與尹氏之言益以王先
生之所命爲充信故敢狂僭而正之云耳
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
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三
月戊午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爲皇
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九月甲
寅赦天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

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温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温爲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畧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别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甲申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二十萬以討李敬業敗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

丙戌三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房州唐之州名今湖廣襄陽府廬陵縣是

史臣曰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母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綱目本此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

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爲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同一時世也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其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況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循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爲皇帝改元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圖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后世云

三月太后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朝堂四顧塗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丹曰昭諫在南白曰申冤在西黑曰通玄在北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

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猶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戊子五年太后垂拱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悉誅韓魯等諸王

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時侯思正王義弘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

職事亦脩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九月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以傅遊藝爲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來俊臣侯思正蒲州唐之州名

致堂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興廢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二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丘氏曰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陽而地陰也日陽而月陰也男陽而女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君道象日后道象月此天地之常人倫之正自有天地以來未

之有改焉者武曌一旦以陰柔之資當陽剛之位則地
升而爲天也月易而爲日也女變而爲男也反陰陽之
常變剛柔之質易内外之位程子所謂非常之變不可
言者此也嗚呼言且不可況見之乎當是之時武曌以
女而統男而一時公卿將相群臣庶僚莫不以男而奉
女躭其豢養之恩畏其誅戮之慘忘其身之爲男子也
嗚呼人亦不幸而生於斯時哉或曰此非但起於武氏
也前日呂雉蓋嘗爲之矣雖然呂氏於是時猶依所名
惠帝之子以臨朝稱制漢之爲漢固自若也武曌則革
唐之命滅天之族被天子之衮冕稱天子之名號巍然

居殿陛之間偃然行人君之事以受群臣之朝以爲萬
邦之主忘其身之爲女也而天下臣民亦翕然視之以
男焉嗚呼此豈但人世之理悖哉亦天地之氣亂也若
夫以睿宗爲皇嗣賜姓爲武尤爲悖亂逆天倡優之子
則從母之姓睿宗於此不父其父而父其母禮所謂禽
獸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者也雖然睿宗蓋亦不幸
而生爲武曌之子也歟然則舊書睿宗皆作豫王旦不
予武氏之立也史綱前此之書亦然而此又以爲唐帝
旦者蓋以見豫王前此固爲唐之帝矣至是又爲曌之
嗣焉吁前也承父則姓父之姓以爲唐之君後也承母

則姓母之姓以爲周之嗣嗚呼人之生也合父母而有此身承祖宗而有此姓睿宗一身前後分而異屬豈復有人理哉書之于冊以紀世道之大變矣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文昌唐之縣名一云文昌天之星名北斗魁星之前

壬辰九年周武氏長壽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槌侍御史盤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權權俱反槌傳追反齊魯謂四齒把爲權把槌盤脫之諺盤通作椀小盂也脫者椀之形模麴供孤反眯莫禮反眯物入目中也莊子箕糠眯目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

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思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思朴言其身必見誅死爲鬼也告密者以天下秘密事上告也如今告訐之類）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太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景倫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致堂胡氏曰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

異也杜景倫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爲陰陽失時
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爲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
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思徐
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來俊臣棄市
仇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
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
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噉吐覽平帖記惕反安也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曆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
求爲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
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
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
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
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后召
還廬陵王太后意稍悟由是遣徐伯彥召廬陵王詣行在
九月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
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
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摸末落反稜盧登反摸稜摸索門捺也四方木模之可左
可右僉載曰味道爲相或問其燮和之道無答但以手模

床
稜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婁師德薨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搢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知之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信重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能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太后常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好乎報反緼藉者有雅量之稱蓄積之謂猶言度量寬博也卓犖有材辨也考試官

所取門生謂之桃李即所謂幸作狄門桃李是也

楊誠齋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

辛丑十八年周武氏長安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而遣之

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九月魏元忠爲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

怨之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决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景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遂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致堂胡氏曰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爲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

有功朱敬則宋璟之徒則保護有力其與庸君遠矣非惟盛時弛張如志及其末路衆正畢集而終賴以免豈非智術之高歟明皇之初用賢求治中道而廢馴致大亂又不免其身方諸王母乃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事而陽不能任陰柔之克是豈天之降才爾殊哉

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七月以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

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廡罔甫反

致堂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唐室討罪人也武氏以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痡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

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弒魯桓
哀姜預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絶
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絶於唐東
之等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
竊尊稱以是見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
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
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
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
哀姜與聞乎弒武氏未嘗弒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
弒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絶況立其宗廟改其
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耶夫惟如是而不能
討故不旋踵而帝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
立氏曰嗚呼皇帝者天子之嘉稱非婦人女子所得稱
也彼其逆理亂常自爲稱謂勢必行而威可畏臣下懼
死而不敢拒猶之可也今既立皇帝矣而遷於別宮顧
猶尊之以上聖皇帝何邪其罪不特在武氏矣先儒胡
寅追咎當時大臣不能數其九大罪而廢之以爲千古
遺恨嗚呼武氏之罪誅之固不容誅矣何廢之足云但
中宗其所生也以義論之母雖輕於祖以恩論之子終
無絶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后號誅絶其

宗族黨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宗者一切
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爲後世之
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
豈不悖哉
三月復國號曰唐○復立妃韋氏爲皇后上在房陵與后
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
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
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
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
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抗上肉爾夫何能爲所誅已多

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
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
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
兒者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
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
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
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
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

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謀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丙午二月三思使鄭愔告五王反貶諸州司馬尋殺之

丁未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宗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爲左右所殺

己酉三年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糾封付中書時人謂之糾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臧獲奴曰臧婢曰獲

睿宗皇帝名旦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爲帝及后改唐爲周立爲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乃即帝位僅二年壽五十五塋橋陵

帝因其子之功立嗣以功遂傳位與太子隆基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在位不久無可稱者

庚戌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夏四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

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漠風東北立春曰滌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南立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風正西秋分曰閶闔風此八風名也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比曉內外皆定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爲太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畧與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